

論中國外交行政

周子亞

(一)

中國之有外交機關，論者均謂始於前清總理事務衙門，實則在總理事務衙門以前，已有理藩院及軍機處之組織，掌理對外交涉。咸豐元年，中俄訂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，依該章程第十七條規定，理藩院與俄國之薩那特（註：此為帝俄對代之外交部）互相對峙，俄為交涉對象。同朝十年，中俄續約第九款，又明定以軍機處及理藩院為常設辦理外交往來文件之地。英法聯軍之役前後，對外關係愈為複雜，清庭特設專員辦理撫局事宜，當時此等撫局專員的職務，偏重辦理英法俄美等國交涉之事，職掌較專，機關亦定，可謂中國外交機關之濫觴。不過到同年十二月，清庭與英法和議告成，這種組織即歸裁撤，其歷史不過四月，無足多述。

英法聯軍之役後，各國對華交涉益為增多，清庭不得不另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，來替代撫局辦理對外交涉。總理事務衙門的組織，稍具外交機關之形式。其編制之法，大要有二：一種是主任編制，主任均為特簡人員，主持本署事務，其名稱不一，或曰管理，或曰管領，或曰佩帶印鑰，或曰辦理一切事宜，頭目既多，負責無人。二曰司員編制，職無大小俱稱章京，類而行之，則有總辦章京，額外行應，編制亦不一定，根本無行政系統可言。此種複雜首長制的外交

組織，在各國均無先例，其所以敗壞國事，此種特異組織，未始不是重要原因。

總理事務衙門主持外交事務，多係大臣兼差，國際關係日趨繁雜，僅此已不足應付，故添設之對外交涉。辛丑和約以後，光緒二十七年，詔旨改總理事務衙門為外務部，並派親王總理外務部事務，重臣授為會辦外務部大臣，大臣管部及主任尚書之下，復設左右承政官，分管各司，除此以外，又有司務廳各室處，其編制大體上仍襲總理衙門之餘蔭，故亦並無成績可言。

民國成立，各部首官制確定，外交部遂亦有總長、次長、參事、秘書、司長、科長、科員之分，當時定參事為四人，秘書長一人，秘書六人，司長四人，分掌「外政」「通商」「編譯」「庶務」四司。同年十月，在各司以外，另設總務廳，並改庶務司為庶政司，裁編譯司，另設交際司，各廳司之下，分設數科，制度上雖未臻於完善之境，但編排上已較總理事務衙門及外務部時代進步多多。此項編制行至民國二年底稍有變更，庶政司裁撤，其職掌分別交歸「總務廳」「政務司」及「通商司」分管。民國三年添設勸業司。民國十年條約行政事項增多，添設條約司。凡此種種，均為北京政府時代，我國外交行政改制上之大要。

民國十三年南方軍政府成立，政府官制爲之不變，其表現於外交機關者有二：一爲交際司之裁撤，該司所有職掌，均併入總務廳。二爲情報局之設立，開今日情報司成立之先聲。國府成立於廣東，沿用此制，僅將情報局改爲宣傳局，及至國民政府正式奠都南京，復改宣傳局爲情報處，而改總務廳爲總務司，除此以外，復設僑務局，範圍日形擴充。

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改組，外交部正式分爲「總務」、「國際」、「亞洲」、「歐美」、「情報」五司，外部組織演變至此，已具規模。不過此制沿用以來，缺點仍多，比如國際司職掌的籠統；歐美司事務的不分；亞洲司地域的懸殊，凡此種種，在職務行使之時，均有捉襟見肘之象，所以年來研究外交行政者，對此頗多批評，政府有見及此，故有去年九月的改制，即將歐美司，分爲「歐洲」、「美洲」二司，亞洲司分爲「亞西」、「亞東」二司，另設條約司，加原有之總務司及情報司，共爲七司。此項改制職掌明確，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。回憶自理藩院而軍機處而總理衙門而外務部乃至於今日之外交部，中經數十寒暑，我國外交機關的組織始能大體確定，可見樹立一種制度，決非輕易之事，中國外交行政嚴格說來，目前尙爲發軔時期。

(二)

若以外交部爲一國處理對外關係之中心樞紐，則一國駐外使領人員，卽爲其採取國際實情之耳目手足，其重要性有時甚或過於前者。

我國在外設置使領館址，原爲各國迫使而成，初無自動

積極之意。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准許外國使節，常川駐劄京師，實開中外互派使者之啓元。當時西洋各國不但要求在華設置使領，並進一步強迫中國派使節出國。（一八五六年美國駐華委員彼得派戈 (Peter P. Gode) 正式代表外人，向清廷提出中外互派使節之要求）。故在其後相繼締訂之條約內，每有中國亦得派「代國行權」之欽差大員駐劄外國之條款。同治五年（西歷一八六六年）春間，稅務司英人哈德氏 (Hart) 將有歐洲之遊，首途時向清庭建議，清派代表一人隨同出國，專事考察外情。次年十一月清庭准大臣文祥之請，特派美使蒲安臣 (Bunbury) 爲大臣出使各國，並派總辦章京剛保選知府孫家穀二人爲副，帶同外籍職員，共同出使美國。當時美人所希望者，原爲中國之使臣，孰知所迎接者，乃爲其本國人民，故美國加省省長於歡迎中國代表團時，對蒲氏曾作亦莊亦諧之語：「吾人之貴客爲一最年青國家之臣民及最古老國家之代表」。(Our guest the son of the young,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est government) 是爲中國派遣使節之先聲，亦爲設置駐外使節之笑話。

正式駐外使館之成立，始於一八七七年郭嵩燾氏之出使英國，郭氏出使英國，亦爲英人一再迫使而成。（見清季外交史料英使威安瑪致李鴻章節略）查國際慣例，遣派公使駐劄他國，須以國書爲憑，而郭氏所攜國書，僅有惋惜漢業之語，而無充當公使之文，故待其抵英以後英外務部卽予質問，而郭氏含糊應答，又鬧成一大笑話。外人之輕視中國使節，以此爲始。

次於駐英使館之設立，乃為駐日使節之派遣，中日毗連，關係密切，原應早日派遣使節以通國情，乃清庭夜郎自大，反以與日通使為恥，及至光緒二年二月，李鴻章奏明日本為中土之患，應派使考察彼邦國情，清庭始派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大臣，及後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，出使日本，當時日接待中國使者，禮節頗為隆重，借使者未能如李氏奏議所言，積極調查中日關係，探取彼邦真情，終以天子使者自居，安謐無所事事，做甲午之役前夕，清庭尚不知日人究有幾何實力也。

駐日使館成立後，美國西班牙及秘魯三國華僑時受虐待，恭親王奏請乃奏請到使以護華工。其奏摺中有幾句精彩之言：「……揆度情形，凡有約各國，應即遣使交涉者甚多，不可不審其緩急，逐漸酌量舉行，……秘魯、斯巴尼亞（即西班牙）及美國等地，虐待華工，臣等參考各國情形，必須照約於各國就地設領事等官，方能保護華工。惟設領事等官，必先簡派大臣在彼國，方能呼應……」。自此以後，駐外使節始略知交涉之事，而使領館之彼此關係，亦漸確定矣。

駐美、秘、西使館而成者，有駐德、駐俄、駐法、及駐荷、義、比、奧等館。查西洋通例，特遣之使不限人權，而駐劄公使，則各國均抵一人，並無副使名目。郭嵩焘使英之時，曾有副使劉錫璋隨行，其後清庭感於副使之設，不特有背國際習慣例，抑且浪費國帑，而俄法德等國均先後要求中國派遣使節，乃即以駐英副使劉錫璋出使德國，而另以重臣崑厚出使俄國，駐德駐俄二使館因以成立。當時中法關

係，亦頗重要，清庭物色使者人物，殊無如意者，遂命駐英公使郭嵩焘兼使駐法，其後又命侍講許汝澄一人出使法、德、荷、義、奧等國，遂開兼使之始，而為今日駐歐各使館成立之前身。

領館之設置，與使館情形亦復相同，清庭主張在外設置領館最力者，厥為薛福成。薛氏於奏英屬各埠添設領事保護華民摺中，對於領事職務，曾有一段簡單說明：「大抵外洋各國，無不以商務為富強之本，凡在他國通商之口，必設領事以護商民，遇有前例，隨時駁阻，所以旅居樂業商賈日旺。即遊歷之員工藝之人，亦皆所至如歸。……蓋領事一官，在彼外洋雖無管轄華民之權，實有保護華民之責……縱令妥訂條約章程，必得領事隨所見聞，與彼地方官商辦，則洋官亦得能以稽查，而士人不致任意苛虐，即駐洋使臣欲與外部辯論，亦必以領事所報為憑」。自薛氏上奏以後，各地領館，尤以南洋一帶，先後設立，其於華僑之保護，不無相當功績。惜領館人員大都未經訓練，亦無充分智識，而清庭對於領館經費，亦不充分支付，「所謂領事之名可立，領事之費不可多」，貽害國家誠屬匪淺。

(三)

中國外交機關之沿革，大致已如上述。自其歷次之演變中，我人對於過去外交行政之缺點，可得下列數點之批評：(一)我國外交機關之創立，完全迫於西洋勢力之壓力，初無自動的應付國際局勢之計劃。故理藩院軍機處之不足，而有總理事務衙門，總理事務衙門之不足，而有外務部，事

事應付，處處退讓。卽至民國初年，此風仍未轉變。試觀百年來之中國外交，其出於自主的處理國際交涉者，十無一二，可稍慰人意者，僅李鴻章時代之一二件未付兌現之計劃而已。今日之果，稱於昔日之因，欲求我國外交行政，明開開展，非積極的掃除往日應付之風，而被揮自主精神不可，此其一。

歷來我國喪權之事，大都失之於條約，自道光至於光緒，我國與外國所訂條約，不下一二十種，但條約原文，均爲列強屬稿，清庭畫諾而已。國家之基本自主權利，卽爲此一班糊塗蟲斷送之。例如領事裁判權，起源於一八四三年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；關稅協定，始於一八四二年之江寧條約；最惠國條款發軔於咸豐八年之中英續約；內河航權則訂成於咸豐八年之中法條約；外國在華駐軍，則根據辛丑和約。一彈發端，列強效之，喪權辱國，莫此爲甚。清庭派赴訂約之人，根本不知訂約爲何事。例如簽訂中英和約之清庭代表者英，在斷送國家許多權利之後，猶復視顏曰美：「奴才率同黃恩彤等與樸鼎查接見數次，將通商章程，及輪稅條例，反復辯論，大局相定」。其不識無恥，可想而知。民元以後，我國外交代表雖先後於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中提出修約要求，終以列強阻撓，而本身又無完善之條約行政，迄今未能如願以償。欲求中國走上自主之路，必先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桎梏，而欲使舊約取消，本自應有完善之條約行政。此其二。

已往我國外交行政，大都偏重於外交部本身制度之變更

，而忽略駐外使領館事務之推進。駐外使領館乃一國在外之耳目，一國外交政策之決定，其取決於使領館之報告者實居泰半。我國設置駐外使領館，遲至光緒初年始行實現，而所有使領館人員泰半尙爲外籍人士，使節駐外，既不知據理力爭之事，更不知探聽消息爲何物。民元以後，駐外使領館人員之配置，又復操縱於特有系統，此輩以外交爲職業，以出國爲榮譽，既乏民族觀念，復少長期訓練，故在某一時期，此輩尙以局外人自居，造成外交團非國人所能顧問之勢。此風遺之今日，尙不能完全掃清。竊以欲求外交行政之改善，應着重於駐外使領館之整理，世未有駐外使領館不健全而能有健全之外交行政者。此其三。

中國外交機關演變至此，不能不謂一大進步。但就制度而言，當無特定之精神可言。比如英國外交部，在大臣之下，有「常次」「政次」之設，政次與部長共進退，而常次則不因內閣變動而決定其去留。英國外交部之重心，與其謂集中於負有政治責任之「部長」「政次」，不如謂集中於處理日常行政事務之常務次長。兩百年來，英國外交之成功，此種不變之行政力量實爲一大功力。又如法國外交部有祕書長制度，而祕書長之下復有擔任樞紐之政務處長，部長之重要性不及祕書長，而祕書長之大權則大部份集中於政務處長，一切政務之推移，因此具有明確之重心。反顧我國之外交機關，歷次更改，均發動於人事關係，一朝之政有一朝之法，大權推移，並無重心，今日改庶政司爲政務司，明日劃交際司於總務廳，時而僑務司，時而通商司，時而有條約委員會

，時而無約委以會，在各國外交機關中，我國外交機關歷史較短，但其演變複雜，竟無一國出其右者。故今後欲求外交行政之改善，不難再斷於編制問題之爭執，而應着重於重心力量之培養，以為百年後之外交行政樹立一屹然不動之基本力量。此其四。

以上所言，均係舉大者，他如駐外使館分配之不均，情報宣傳運用之不活，在在均可予以批評。實則此種缺點，其由於制度之變動者尚居小半，而由於人事之不立者居八九，今日中國外交行政之改進，外交人員之訓練與培養實居百事之首要。

(四)

抑有進者，討論今日中國外交行政，常人有一通病，即忘却中國目前所處之時代。一味以平時外交為其研究對象，此次外部改組，即為此通病之結晶。茲姑舉數點以證一斑：條約固為外交行政之一重要部份，但就目前情況而論，尚有何條約行政可言，目前所能做到者至多僅在研究如何取消舊約，以備與各國在戰後訂立平等互惠之新約而已。故條約研究較條約行政重要多多。而條約司之不應成立應改為條約研究室，或維持原有之條約委員會者，其理甚明。又西亞與亞東司之分設，在地域之編制上固甚合理，但勿忘目前中國乃在抗戰時代，所謂亞東當指中國以東而言，中國以東之國唯有日本與朝鮮。朝鮮受制於日，僅可有外交之活動，不能設置外交機關，日本與中國作戰，根本無外交可言。由此以觀，該二司之分設，就目前而言，其最多作用，不過在配置人

事而已。再歐美司之分設，在平時亦為天經地義之事，惟在戰時則不免令人起畫蛇添足之感。曾憶某外交當局語人曰：「外交部自南京而漢口而重慶，並不因人員之減少而感困難，就目下外部事務而言，即現有人員亦感過多。」此語一針見血，洵足真言。竊意目前外交行政所應着手之處，僅有兩點：一應偏重戰時外交有關之事，求其與反日的軍事行動相互配，如情報，如宣傳，皆其著者。二則從廣遠着想，應訓練一批新進的外交人才，為百年之國家外交，樹立基本幹部。茲就此兩點，略抒偏見。

八三全面抗戰，為我國反日外交之開始，反日外交之基本原則，即為爭取國際友邦之同情與援助，以助我抗日軍事行動之成功。此基本原則用之於外交行政不外兩事：一則藉宣傳以博取友邦之同情與援助；二則藉情報，以探取國際局面之動向造成孤立之狀態。故一切人員之配置，及經費之支出，似應暫時的集中在此兩項主要工作，至推進此兩項工作的先決問題，則應積極整理駐外使領館。凡地位國際中心如倫敦、巴黎、莫斯科、柏林、紐約、羅馬等地使領館，及僑民眾多商業重要之領館，一如南洋各埠，應在可能範圍內，添派人員，增加經費，使其工作順利進行。其他在抗戰時期不必留存之使領館，不妨暫時合併裁撤。民國二十一年四月，外交部曾擬有各地使領館裁減合併計畫書，呈請行政院採行，頗為詳善，惜因人事梗阻，未付實現，今日不妨舊事重提，予以澈底調整。在駐外使館未調整前，欲使戰後外交最主要之宣傳與情報工作發生效力，乃為斷不可能之事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英國外交部曾集其全力從事於反德宣傳及反德情報兩項工作，當時北巖爵士所領導之宣傳部，其範圍與權力，幾超外交部而上之，其時英國駐外使領館之人員悉皆受其支配，聽其調動。乃我自抗戰起後，朝野人士尙汲汲於外交部體制之改善，而於如此重要之工作，竟少有人注意及之，舍本逐末，莫此爲甚。

所謂情報與宣傳重要，固非謂外交部，應改爲情報部與宣傳局，其他有關一國百年外交大計者，均可擱置不論。實則戰時外交與平日外交並無衝突。比如就條約而言，我人固知如中國一旦抗戰勝利，舊約必告廢止，但新約之訂立，即有待於今日之研究，與其埋頭於裝訂空無所獲之國際公約，毋甯靜心考察歷史上各外交。所訂立之國家條約，悉心加以研究，以待日後我國與列強訂立新約作爲參考。又如各地僑民實況及其經濟情形，關係今後國家海外之發展甚大，若能收集各種材料，盡訂改善計畫，亦不失爲一有意義之事。凡此種種，例不勝舉，要在工作之分配洽當，及有心人運用之耳。

前已言之，中國外交行政之失敗在於缺乏基本幹部，今日對症服藥，應從此下手。天才之外交家，有時可堪出一二，但從事外交行政之基本幹部，斷非未經訓練者所可担任。前清時代，士人每以出使爲不幸之事。一出使者今所視視，自以爲不屑者。(郭嵩燾告友人書)甚至有人問及：「今世正士誰善外交？」居然，人答稱：「既有正士而屑爲此者。」其後風氣一變反以出洋爲升官發財之捷徑，在此極端相反

之兩種空氣先後籠罩下，試問真實的外交人才何從產生？要使中國外交行政走上正軌，外交人員之訓練及培養，實屬刻不容緩之事。所謂訓練，不但應注意於智識的接受，而且應着重精神的薰陶。從前曾文正公奏議遣使，主張簡缺無濫，至此尙可援用：「遣使一節，中外旣已通好，彼此往來，亦屬常事，……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，可使外國人員，儘以待用。」曾氏所謂「儘以待用」，用近代話說，即是「訓練」。英之外交人才大都出之於依登學校，(Eton)法之外交人才，大半爲政治學校畢業人士，日本之使館人員亦多半爲高師出身，必有一貫之訓練始能折衝壇坫，承前啓後也。

戰時外交與平日外交表面上似不融洽，實則至爲表裏，不可有一個廢。着重情報與宣傳乃爲戰時外交之要點，訓練與培養外交人員，乃爲百年外交之根本，兩者同時並舉，亦不相悖。近聞外交部對於情報及宣傳人才之訓練，已着手進行，甚誠可喜之事。但短期訓練，祇能行之於暫時，其爲效也不大，深盼政府對於百年外交，基本幹部之訓練，確立一久遠計畫，普辭編成以爲辦理外交，僅需要適當人，曾有幾段精彩之言：「臣愚以爲使才之選，宜識形勢，揣事情，請公法，究約章，其端甚多，其用甚殷，西洋諸國經理外籍，莫不專用名家，內則自外部司員，游刃大臣，外則自隨員領海撥公使，往往數十年不改其途，惟其練之久，故其審之也詳。」今後外交當局若循薛氏之語，以拔選人才訓練幹部，則數十年後之中國外交，必能與前數十年之記載判然不同矣。

日本的瘋婦外交

許汝社

你們在街頭小巷裏看見過蓬頭散髮，雙目失神的瘋女人嗎？這位瘋女人，可以象徵日本這一個國家。日本經過了三十三個月的戰爭以後，已經成爲歇斯底里亞式的國家了。半個月前，這神經病的病象，尤其來得顯著，我們有老議員齋藤隆天如何在衆院內聲淚俱下的慷慨陳詞，軍閥爪牙們如何出賣天良謾罵攻訐，米內町田等如何張惶失措，亟圖彌補，可知日本的衆院，實在是一座精神病院，四百六十幾位代議士，是歇斯底里亞的患者，連帶米內以下十幾位國務大臣，十幾位次官，也成爲精神失常的醫師。現在敵國的議會，算是閉幕了，精神病的一部份病象，因之得以掩飾過去，不容易爲外人所覺察，然而這病因既在，癡病還是隨時會發作的。

日本的外交也是在神經失常的狀態下展開的。日本外交最大的目標，應該是實現所謂「中國事變」的處理，就是除了以中國爲敵外，暫時不應該另外樹敵，第三國可以既不是友也不是敵的國家，在外交關係上，這種中立國家，就是國家外交的重要對象，孤立則等於沒有外交，日本對於第三國如何判斷呢，日本判斷的唯一標準，是「非友即敵」，大外交家在進行其大目的之際，本來應該隱忍自重，切戒樹敵，不能忍者也忍之，即或被斥爲軟弱，也不爲介意，如此一步步隱忍，一步步解消，第三國的敵意，一步步利用第三國的協力，也就一步步接近外交的大目的，然而，返觀日本的外

交，恰是軍人式的外交，敵國的輿論，也已經成爲軍人式的輿論。日本外交的大政方針，完全受軍人的意志所獨斷，而且外交上的姿態，也完全是軍人的姿態。如果日本在外交上有什麼佈置，也僅僅是少數外交官所下的棋子，在改善日本整個國際關係上是並無大幫助的。

日本外交的重點應該是美國，這理由是很顯著的。第一是商務上的原因，第二是政治上的原因，商務上日本依賴於美國的汽油，要佔百分之六十五以上，機械佔百分之六十七以上，廢鐵廢鋼佔百分之九十以上，銅佔百分之六十四以上，飛機及零件，佔百分之七十六以上，汽車佔百分之六十四以上，這些數字大家已經載得爛熟了，自然毋庸再詳細說，政治上的原因，中國方面，似乎大多能夠理解而在日本方面恰理解得不清楚。過去四十年來，太平洋上外來的決定因素，原來是英法兩國，美國只是個新進國家，太平洋上內部的決定因素，原來是日本，中國只是被動的因素，而今，則太平洋上的形勢改變了，英法在遠東的地位，已經大爲削弱，美國已經代之而成爲決定的因素，羅斯福總統去夏宣佈廢止美日商約，就迫使美國不得不停止東京談判，可以說是美國這一個決定因素發生作用的第一砲。此後，日本如果不能解消美國的敵意，如無法與英法接近的，三月廿八日的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演說案，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。一個月以前讀美國新聞，因爲日機轟炸演說路事件，評論法日關係有一段相當

透關的議論，說：「縱然法國想對日妥協，在目前事實上也是不可能，因為決定法國政策的，現在不再是巴黎的 *Cabinet* 而是倫敦的 *White Hall*」。這個說法是深刻的，然而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理，另一半真理，應該是：「決定英國政策的，不是巴黎的 *White Hall*，而是華府的 *White House*」然而就這一點上，日本也是失敗的。

阿部內閣的上台，表示日本確曾想把外交的重點，置於對美外交之上。從去年十一月來，美國政府打開對美外交的努力，先後已經達半年。結果，幾次談話一幕騙局，並沒有能夠挽回廢約既成之勢，美國雖然因為所忌蘇聯這一着，並沒有通過對日禁運，然而仍舊實行財政援華與大舉援華兩個方法，以間接節制日本，並且明白表示隨時都可由國會通過禁運案美國對日態度，所以如此強硬，因為日本在經濟上對美的依存性，極為密切，軍事上美國的實力，也遠在日本以上，美國可以不必有何顧慮。在如此情形之下，為日本計，就應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，設法解消美國的敵意，以達成「處理中國事變」的大目標，然而，事實上，日本錯把美國當作英國，想用恐嚇手段，促其就範，米內在衆院預算會上甚至說：「對美國之行動，早有準備與注意，但不欲以惡意解釋，反認為美國不明帝國主義之真意，如一味對我壓迫，則帝國亦已有斷然之決意。」烟陸相也稱：「第三國利益，苟違反『東亞新秩序』，決斷然予以排斥。」以如此軍人式的外交，施諸美國，其終致失敗自然是毫無足奇。所奇的是日本的外交重點既經失敗，還想捨本就末，與英法兩國妥協。

譬如去年七月東京英日談判的失敗，原來應該是日本外交的一大教訓，然而，日本尚未對消美國的敵意恰仍想到用轟炸滇越路事件，壓迫法國，禁止中國定購軍火等道越南運華，同時想挾蘇聯以自重，壓迫英國犧牲中國利益。結果，落得一場幻滅，徒然見得日本外交沒有抓到癥處。

最近，日本財界對於對美外交，似有重要建議，素來代表財界觀點的東洋經濟（第一九一一號三月九日）對於這一點就有重要的暗示，說：

「欲於目下正面改善美日關係，殆不可能，必須間接的謀由側面打開國交之道……對中國之根本方針，應努力勿使事變之收拾，延至歐戰以後，且應明示在『東亞新秩序』之下，尊重日人權益之實質的限度，掃除彼等所抱過度之不安。祇須列強承認依中日提攜之『東亞自主的經營原則』，則第三國之協力，並非無望，是宜對中外宣明：日本不惜接受召開國際會議之態度……在新政府「基礎確立以前，萬不可濫呼廢棄九國公約，以刺激美國人之神經。」

東洋經濟這一種主張，目前似乎還在醞釀之中，此說之能否抬頭，仍然大屬疑問，就目前而論，日本似正在國際貿易上，採取攻勢。因為自從美國通告廢止美日商約以後，尤加感覺到經濟上依存一二國家的危險，所以想把所需物資，分別取於多數國家，庶幾萬一美國實行禁輸也不致使日本經濟，受過大的壓迫。關於原料供給一點，外務省與合衆院都認為應該亟向中南美非洲及近東各國多求出路，從本年一

月二十六日美日商約失效以後，日本按照「易貨制度」，先後和各國商約協定的，已經有阿根廷，烏拉圭，馬尼拉與西班牙四國，現在正進行談判的，有哥倫比亞，祕魯，墨西哥等國。就目前的消息論，日本這一種易貨談判，大致可有成功希望，只是實際效果，極為微弱，這一種活動，努力誠然是很努力，而還不得必領的。在易貨制度之下，最大限度，也不過能保持貿易的平衡，決難藉此獲得大量外匯，以補充大量資源，何況以南美言，日本在一九二九年度的入口總額，達一五〇・七一九・〇〇〇日圓之多，出口總額祇有六七・一一〇・〇〇〇日圓，相差幾達一倍，彌補如何困難。再以對阿根廷貿易而論，日阿貿易一九三八年入口額僅二四・三五六・〇〇〇日圓，出口額一九・六〇七・〇〇〇日圓，一九三九年入口額跌為一一・九六〇・〇〇〇日圓，出口額八・一五一・〇〇〇日圓，此次日阿兩方在阿京簽定換文，日本向阿購買大批羊毛，棉花，（其中有汽油四千噸）阿根廷向日購買價值三千萬元的貨物。可見兩方宣傳雖然極為起勁，事實上恰沒有什麼重要進步。至於日本與西班牙兩方，雖然傳已經而立諒解，以易貨制度為基礎，由日本每年從西班牙購入工業用鹽水銀等，約值九百萬日圓，西班牙則每年購買日本棉織品生絲等，約八百萬日圓，總額較一九三六年尚少一半以上，可見也沒有什麼進步可言。日本對巴西的要求，在增加輸日的棉花，所來日本對南美各國貿易中

，以對巴西的貿易入超額為最大，達九九・〇〇〇・〇〇〇日圓，日方努力的最大效果，或者也不過是減少一點入超而已。日本對於羅馬尼亞的資源，原來垂涎已久，但是，日羅通常貿易極微，至多不過數百萬圓，加以歐洲多事，在日本雖鼓吹要改善對羅商務關係，恐怕也不過紙上文章而已。日本對墨西哥的貿易，歷來額數也不大，最多不過一千四百萬日圓，目下日墨談判，尚在進行之中，日本方面，似想要求由墨西哥輸入大量汽油，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。日本對南美的貿易攻勢情形，大致如此，日本的目的，自然想減少一點對於美國的依存性，不過，現在還只在初步，並無什麼顯著的效果可言。

總之，日本對美外交失敗以後，因為重點已失，縱然要想拉攏英法，因為英法依存美國過切，在日本也只是水裏撈月，毫無成功希望，縱然想實行國際貿易攻勢，因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，非一朝一夕所能突然增進，各國既實行沃太基經濟制度，自然不會拿外匯向日本購買貨物，日本存金業已竭蹶，也就無力多購買外貨，若不是國際間有意外的變化，使目下日本在國際間的地位，突然改觀，——這個變化，至今還看不出有一點點跡象——那末日本只好繼續蓬頭散髮在街頭小巷裏失神浪蕩，縱然有時暴露，有時瘋狂，也只是自作之自受之了。（完）

四月十一日

博韋海峽與近東風雲

陳鍾浩

歐羅巴洲的東角，小亞細亞的西端，中間隔着一個馬提拉(Marmara)海，海的北口為博斯泊羅斯海峽，海的南口為韃羅尼爾海峽。海的西岸，聳峙着莊嚴燦爛的君士坦丁堡。這座古壯的城池，曾為東羅馬的都會。在十五世紀中葉，經過土爾其鐵蹄的征服，才落到東方民族手中。從歷史上說，這裏是東西文化溝通的場所；從地形上說，又是黑海和地中海的樞紐。拿破崙說得對：「一國的政策，基於牠的地理形勢」。自從土耳其人獲得海峽，在強盛的時候，固可操縱歐亞，及至國運式微，這個海峽，便成為列強爭逐的對象。

自十七世紀後，土耳其國勢，漸漸衰落。歐洲列強，莫不向阿圖門帝國侵略。牠們不是以海峽做掠取的目的，就是將牠看做進展的階梯。就中以俄英德三國進行最切。因此牠們互相的爭執，也最烈。無怪海峽問題，構成歐、國際史上最繁雜最玄妙的一頁。我們先從俄國說起，彼得大帝曾以「尋求海口」做外交目標。他說過：「任何國家如要操縱世界，必須獲得印度和君士坦丁堡」。尤其是攫取君士坦丁堡，是雄霸歐亞兩洲最切要的步驟。大彼得本着一開窗牖（即尋海口）之熱望，他和他的繼承者喀瑟林第二相繼在黑海沿岸獲得領土，對於海峽，具有深切的注意。因為黑海是俄國的庭奧，而海峽又是俄國的門戶。如果俄國佔有海峽，消極的可以保障領土的安全，積極的可以南上地中海，進窺埃及；東經紅海，切斷英國的「印度之路」，和海上強國爭逐世界

霸權。在拿破崙戰事中，俄皇亞歷山大，希望與法同盟，取得海峽管理權。不過拿破崙以輕鬆口吻，回答說：「君士坦丁堡，永不能讓給俄國。那是世界的都會呀！一條條件不洽，同盟未成。俄國對海峽問題，便孤立無援了。直至一八三三年，土爾其受埃及軍隊的威脅，請俄協助，土俄兩國，在當時成立勒啓爾萊開萊西條約(Treaty of Akhaid-Jakeh)，俄土通好後，俄國取得佔領海峽的權利。土人一切仰承俄國鼻息。對於海峽之開放和封閉，均依俄人意志。十九世紀初葉，算是俄人操縱海峽的時代。俄人企圖引起英國憂慮，十九世紀的英國，獲得海洋霸權，地中海為東西航路孔道，而地中海的北口——博斯泊羅斯及韃羅尼爾海峽，為北方強國南下的要道，也當有所防範。所以英人極力破壞俄土友誼，制止俄人佔領海峽的圖謀。一八四一年，俄曾運用國際勢力，成立國際海峽條例。其目的在打破俄國的海峽領事權，將海峽放在歐洲列強統治——實際受英人支配——之下。此後俄土發生強烈的爭執，英國挾土以制俄，俄人反土以抗英。一八五四年終於爆發了克里米戰事。在這次戰爭中，英法助土攻俄，戰勝後，成立了巴黎條約（一八五六六年）。據此，俄國艦隊，不得出入黑海，並不得在該海中建設防禦。俄國對此苛刻的條約，因為力不能敵，祇得飲痛忍辱。到了一八七一年，法國敗於普魯士，英國勢孤，俄國便趁此宣言，重

整黑海軍備，同年的倫敦協定，承認土皇在平時有權讓友邦船隻航行，開放海峽。不過條文意義隱晦，可有不同的解釋。英國因為與土友善，所以承認土有其自由開閉海峽的主權，她主張必要時，封鎖海峽，制止俄國海軍之南航。那時俄和土為仇敵，她希望以強大海力，向地中海方面進展，所以認為海峽主權，應操之於國際。她希望開放海港，任她自由航行。一八七六年，俄國進攻土爾其，土敗，成立聖斯丁芬奴特約，獲得重大利權。那時英國表示不滿，便將該問題，拿到柏林會議去討論。結果上述的條約，加以削減，從此，英俄兩國，明爭暗鬥，然從大體上講，十九世紀末葉，算得是英國勝利的時期，踏入二十世紀，國際時局，發生二重變化：一、是德意志的興趣，引起英俄兩國的公憤。統一後的德國，標榜東進政策，經營巴格達鐵道，遣派軍事調查，謀與土親善。土爾其青年黨首領艾佛（Enver）輩，多傾向德國，他們不忘俄國的仇恨，懷疑英國的友誼，和德國聯絡。威廉第二親赴近東，戴起紅色「弗斯」(Fes) 白命為回教的保護者，更引起土人的嚮慕。二、是一九〇四年俄國在遠東戰敗，減輕英人對俄的敵意，英人覺得俄國勢力，不足為患，大家為應付新興敵國——德意志，——有放棄前嫌共同對付的必要。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定，解決兩國在中亞遠東的爭端。海峽問題，發生有利於俄的變化。俄、既已和法國同盟，現在又和英友好，她對於海峽，便積極的進行。在一九一年的土意戰爭中，俄駐法大使瓦爾斯基 (Tsvolga) 提議，俄國在海峽有自由行動權。同年十一月，他宣言：「我們現

在通知法國，俄國不許海峽墮入他國手中。三年後，俄外相沙佐羅夫 (Sazonov) 在他的報告上，(尼古拉第二曾在西旁御批同意) 說：「因為最近情勢的急變，海峽問題，具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的重大性。不過在將來，俄國攫取時，無疑的要遇着複雜的政治與軍事上的困難。此問題現在仍不得解決，如巴爾幹現狀發生變化，俄國對於事態，不能取消極的靜觀態度。她不能坐視海峽，墮入他國之手。俄國希望維持倫敦及布加勒斯特 (Bucharest) 條約(兩次巴爾幹戰爭所成立的條約) 和定之土爾其，既不過分衰弱，却也不過分強大，以致威脅俄國。不過沙皇政府對於十國將來可能的崩潰，當有所準備。在此種場合下，俄國決不讓他國攫取。海峽的中立，實不足應付事變。因土爾其力薄，不能防禦，俄國必需增加黑海軍備，組織陸上動員隊，並且接近羅馬尼亞。因該國在海峽問題中，其利益和俄是一致的」。俄皇於外長報告後，隨開一御前會議，(一九一四年二月) 如法進行。沙佐羅夫在六月赴羅馬尼亞協議，兩國合作。其時德國在土京的聲勢，日益擴大。沙德 (Von Sanders) 將軍，受土政府任命，做了土京防禦司令。德國曾連合法國，向土抗議，請其撤回。結果，只不過增加法俄與德國的惡感。第一次歐戰發動，德軍艦戈培 (Goeben) 及勃萊史羅 (Breslau) 不顧國際條約，自由出入海峽。土爾其受愛德國的勸誘，加入同盟。土國既成敵國，全俄人民覺得這是千載一時機會，攫取君士坦丁堡，佔領海峽，使馬姆拉海成爲自由港。俄國認為這是他的神聖使命，在大戰時期中，俄國目光，不斷的注意海峽

。可惜俄國海力，不足進攻波斯泊羅斯。他只得遙為聲援，讓英法聯軍，合攻韃靼尼爾。希望打通海峽，三國海軍，在馬姆拉海中會合。當時戰爭風雲，正瀰漫了海峽。俄國政府將他這次作戰的目的，通報盟國。沙佐羅夫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對英法大使提出備忘錄，要求君士坦丁堡及達拉那斯 (Thrace) 至伊羅斯米對亞 (Zida) 為界，及沿海峽的土地。佔領薩不羅斯 (Bos) 唐乃多斯 (Teneccos) 諸島，君士坦丁堡改為自由港。海峽讓國際自由交通。英法兩國，為要維持協約國的連合陣線，不能拒絕俄國的請求。在原則上，加以承認。幾經磋商，至一九一六年二月九日成立倫敦協定。根據此約，俄國在戰後獲得他歷年來的熱望的世界都會——君士坦丁堡，以及海峽管理權。在俄是如願以償，在英則事與心違，在公共作戰期中，這是英國不得已的犧牲，也可以說是暫時的讓步。無怪後來英人聽到俄國革命的消息，一方面表示驚懼，為的是友軍勢力的消失。同時却表示安慰，因為對於海峽問題，可以不受成約的束縛了。

我們看了這段國際史，令人發生無限感喟。土耳其對於他的國都，和他的海峽，因為國勢式微，保障無力。列強使你爭我奪，鬧得不休。始為俄操縱，繼為英把持，最後英俄合作，共抗新興的德國。大戰發生，土耳其因為參加中央帝國海峽管理權，便由協約國密許於俄。結果協約國勝利，一九二〇年，成立賽夫條約，土國慘被瓜分，不是國際情勢的轉變，土耳其已將不國了。

大戰的末葉，國際上發生兩個變化，將土耳其從帝國主

義的檣柱上，救濟出來，一、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爆發。高崙斯基 (Kerensky) 政府，對於海峽問題，雖未放棄傳統的侵略政策，然至十月革命成功，俄國對外關係，即起了根本變化。不過蘇俄雖放棄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峽的佔有慾，然以地理形勢的重要，她並未忽視。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，土俄協定中，的第五條，即規定：「海峽問題，必須由黑海沿岸國家討論，惟不妨害土國在君士坦丁堡主權為原則」。有一點我們應明瞭的，只是蘇聯雖未放棄海峽發言權，然對土已由敵視轉表同情。二、是土爾其國民革命的成功。凱末爾指揮下的國民軍，在一九二〇——二二年戰勝希臘。他更用外交手腕，分化法意，與英關係。受英國支持的希臘，也無能為力。新土耳其的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勝利，改變了對外關係，震嚇的英國，牠的南北二個敵人，既已各自為政，便不足為患。土耳其在一九二二年的洛桑會議席上，一吐數十年來的積憤。該會議組織委員會討論海峽問題，赴會的土代表在十月四日宣稱：「非得俄國及喬治亞參加會議，不能解決海峽問題。因此協約國使函請蘇俄參加，在委員席上，蘇俄與英國（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七年曾經協作）重燃歷史上仇怨。北熊南鯨，又成對立情勢，蘇俄代表主張海峽管理權，應完全屬土耳其，並得在沿岸設立軍備，以資防禦。同時主張往來之商船，在海峽內能自由航行，對於軍艦，一律封閉。他認為禁止軍艦航行，與國際平等，原則符合。如許軍艦通過，則海軍強國，將佔優勢的地位。因為當時英法對蘇，正取軍事干涉政策。羅馬尼亞與蘇俄又因巴沙哈比

亞發生爭執，協約國更難免左袒，果列強軍艦，由地中海自由通過海峽，則黑海沿岸的蘇俄領土，無疑的要受嚴重的威脅，所以主張閉封海峽，保障安全，再則他希望由土單獨管理，他的黑海艦隊，必要時也可南航英國在希土戰爭中，曾協助希臘，與土抗峙。她要將維持這條石油和大麥的道路，主張海峽自由開放，任商船及戰艦航行。那時蘇俄革命基礎未固，海軍損失甚巨，無力進攻，反之英國，更有企圖，況且昂梭克 (Ankara) 海船沉覆的聖地，更是值得保護。英國在過去為要制止帝俄的南下，一向主張封閉海峽。現在欲以武力干涉，所以主張開放洛桑會議中，英俄的對立，增強了土耳其的地位。此小土國本可恢復海峽主權，不過土耳其也有所顧忌。她採用俄國獨立保管制，或贊同美國的國際管理制。恢復主權，固是土耳其的最後願望，然而武力還未充實，如將海峽僅收歸已有，不讓列強軍艦駛入黑海，則蘇俄在黑海地位增強。同時英法諸國，如要通過，土耳其不能以實力維持中立。最後土耳其暫時承認了國際保管制。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洛桑條約附帶簽定海峽條例條約，第二十三條規定：海峽自由航行的原則。另有條例上，特別規劃對於商船平時及戰時在海峽內航行自由。然如土耳其參加戰事時，土當局對於輸運敵人軍事用品之商艦得加禁止。但所謂軍事用品，其類甚廣。故在戰時土耳其實據有封閉海峽禁止中立國航行的權利，對於軍艦，在平時及戰時如土耳其非交戰國，亦允許自由通行，而其通過之海軍力，不得超過黑海沿岸國家最大之海軍數量。如土耳其為交戰國，其中之國

所通過之海軍力，亦將有上述之限制。海峽沿岸君士坦丁堡只准駐一萬二千的兵士，另外成立海峽委員會，由國聯統制。第十八條規定如簽署國違犯以上條件，當由英法日意四國聯合抵抗。由國聯行政會開會討論對付方法。因此海峽問題，得着暫時的解決。在土耳其方面，一方將管理海峽之責任委之於國際團體，同時海峽沿岸地方得列強保障，且新都遷君士坦丁堡已亦京城失掉過去之重要地位，故土耳其對於海峽問題，亦不若以前之重視，惟其海峽為南北交通的要衝，北方之大陸強六民族，如欲南下，固須爭此，而南方地中海之海軍強國，如須戒備，又要把持。這是南北強國必爭之地帶，土耳其亦想利用時機，恢復他完全主權。使海峽成為土屬。

一九三五年意阿戰事發生，使東地中海陷於嚴重的情勢。而海峽問題。又為世人所注意。土耳其對於意大利新羅馬帝國運動，頗有所警惕，意大利已以武力征服了東菲，恐意大利不想重溫大戰中分領小亞細亞的舊夢。英國因為要維持她的帝國交通，曾利用國聯制裁意大利的企圖。地中海英意爭執海峽保障國發生裂痕。德廢止凡爾賽條約，自動整軍，廢除羅加諾公約，重防萊茵土人又處於環境的需要。土遂要求修正洛桑條約，他務為國際軍備，不斷擴張連台保障，業已破壞，土耳其要求保障土國領土，發展黑海和地中海航務，希望制定韃靼尼爾海峽的新制。

一九二六年六月蒙德莫會議，結果，列強七月二十日成立協定，要點如下：

一、土耳其有權在海峽區域設防。

二、黑海國家蘇聯羅馬尼亞在平時可以調遣海艦通過海峽。

三、在戰時及有戰事威脅時，土耳其軍艦可自由通過，他國軍艦通過，須得土政府的許可。

當時英法希望以土蘇海力和意德海力維持均勢。一方支持土爾其一方見於蘇聯。蒙德斐協定，是英蘇土都表滿意的，去年歐戰發生英法對德作戰，蘇聯維持中立，而同情德國、土耳其一方維持蘇聯友好，一方與英法合作。

十月十九日土英法協定成立，蘇上談判使告中斷。協定規定東地中海如發生戰事，締約國一造，如未經挑釁捲入戰

事，他造應予以援助，如英法履行保障羅馬尼亞諾言，土耳其予以支援。惟明白規定非對蘇聯。

現在歐戰延長，戰域或將擴大。近東難免波及，海峽形勢，又趨重要。如羅馬尼亞受德威脅，英法借援羅之名，派軍艦至黑海西岸，造成一個東戰線。再如英法欲斷絕蘇德的經濟關係，出兵黑海，使蘇聯軍需品，不能由黑海沿多腦河至德。在此情勢下，果土耳其與英便利，開放海峽，令同盟國軍艦通過，新東線戰事，將發生。果土耳其始終嚴守中立，不作左右袒，封閉海峽，不讓交戰國軍艦通過，則近東戰爭，或可避免。總之，土耳其掌握了歐亞交通的樞紐，黑海至地中海的孔道無疑的成了決定歐戰的一個主要分子。

「我們長眠于此，依然服從斯巴達的法律」

高 壁

姑娘，我應該怎麼稱呼你呢？

「陛下！」她聲音多麼迷人呵！她驕傲的笑了，把花冠給這年輕的王戴到頭上，她柔聲地說：「我叫維尼」。

李昂雷達斯輕輕地把她放下來，說：「維尼小姐，你真是一希臘最美的姑娘呢！」維尼的臉都羞紅了。

這時一個上年紀的福西亞人的首領，名叫狄愛斯的，從他的住屋裏跑出，維尼看見了，就大聲叫着「爸爸，爸爸」！跑過去，她把這老人的手，引到李昂雷達斯的雙手裏，說：

「陛下，這我的父親——狄愛斯將軍！」

狄愛斯熱烈地握住了李昂雷達斯的手，說：

斯巴達王李昂雷達斯穩坐在馬上，微笑着向歡迎的羣衆揮動他的手臂；他們一行約有五千入左右，是奉令來阻擊波斯帝國。遠征軍的。沿街兩旁的樓窗口，有好多美麗的姑娘探出了頭，舉起手裏的花束，投向他們，隨着歡呼聲響徹了整個溫泉關。這一隊人馬在一個廣場上停下了，一個福西亞地方的姑娘從人羣中擠出來，她有一頂美麗的藍眼睛，大而且靈活。她臉紅地把一裏用野橄欖葉編成的王冠，獻給斯巴達王李昂雷達斯。這年輕勇猛的王，伸出兩手握住這姑娘的腰，舉了起來。

「陛下下從今天起，這裏的一切，都交在你的手中了。他們就這樣親密起來，互相交換着信任與友誼的眼光。

到了晚上，李昂雷達斯同他的五千弟兄，都榮譽的被招請參加晚宴同跳舞會。

福西亞年輕的姑娘們腳都跳腫了，但是她們還是狂舞；大家直喝到酒從鼻裏噴出，唱歌的人喉已沙啞，笑的人想笑也笑不出了；每個人舌頭都大得話也說不清時，天已經放了光明。

這是福西亞當地從沒有過的狂歡日。

人們雖然想用歡笑遮住憂慮，然而這是不可能的，薛西卑率領了波斯大軍征服馬其頓，席捲帖薩里的惡消息頻頻地傳來了，這使每個人興奮又憂鬱。他們是否有力量從三百波斯大軍的壓力下奪取生路呢？說到這個問題，他們都失望的搖着腦袋。

李昂雷達斯覺到問題嚴重起來了，他請狄愛斯召集一個會議，在溫泉關附近各城市的首領都被邀請了。

在會場上，狄愛斯說道：

「我已經老了，我的智力衰弱了，我的臂力拉不動一張硬弓，我腕力舞不起一枝長矛，但是還可以像一面大旗一樣，立在戰場上，鼓舞着福西亞的弟兄。」

他說的太興奮了，止不住一陣強烈的咳嗽，末後，他轉向他的新戰友：

「勇敢的新巴達王，呵，請你不要推諉這請求，爲了民

族的光榮同生存，我願意服從你的命令」。

沒有人反對這請求，李昂雷達斯也並不拒絕這請求，他充分的明白，只有他自己可以負起這個偉大的責任。

狄愛斯打開一張地圖。

「你看，這裏是溫泉關，他說：「一面是峻拔峭絕的崖壁，峯頂終年雲霧迷漫；一面是低窪的沼澤，深廣又潮溼。在這間只有一條長約一哩的祕密島道通到山後，狹小的地方，不能容二個人並肩走過，所以這裏是不必担心的。」

「假使波斯人繞過沼澤，斷我們的後路呢？」一個比羅奔尼蘇的代表發問。

「那你可以胆大了」狄愛斯指着地圖上另一點說「這沼澤是緊接了大海，這海是沒有被敵人海軍抄後的危險，因爲，但看，這裏是悠比亞島的西北角，同大陸形成一個海峽，寬才不過兩哩，海軍防守很容易，李昂雷達斯陛下你的意見怎樣呢？」

「我們必須在福西亞人原有的城牆外，更築道一堅固的防禦工事」。李昂雷達斯說。「並且我要請你去担任防守那條偏僻的島道」。

狄愛斯鞠了一躬。

「我敬聽陛下的命令」。他說。

在這會議以後幾天，消息越來越壞，龐大的波斯帝國軍隊如同一條巨蟒一樣，伸着血紅的舌頭，一天比一天移近了，防守的部隊再鎮靜不住了，他們不安的騷動吵嚷着：

「回去吧，我們撤回去吧，我們不要守什麼溫泉關了，

我們只要南部好了；我們去守哥林多，在那裏我們要拚命的防守」。

但是這是多麼笨拙的想頭！北部的帖薩里丟了，中部希臘也放棄了，那麼南部還想單獨的苟且保全麼？

李昂雷達斯堅決的告訴他的部隊說：

「我們不能退，也沒有地方可以退；土地都是希臘的，即使一寸的土地，我們也有犧牲自己去防守的職責。」

「溫泉關是人希臘中部的門戶，你們中間有誰願意把中部的人民，土地，財產奉送給波斯人呢？我相信是沒有。」

「波斯人並不可怕，斯巴達的弟兄是從不知道『怕』的，你們看吧，我要把他們殺得落花流水。再有誰說後退的，他就是無恥的懦漢，不是我希臘的好男兒，我敢說斯巴達的男兒，不會屈服，不知後退，不令背向着敵人！」他轉身，眼裏閃着銳利堅毅的光芒，貯滿了熱情友愛的語言，向着他的三百個衛隊叫道：「是不是？斯巴達的弟兄們！」

「是！」下面立即有像霹靂似的響聲回答了他。

「是！」下面立即有像霹靂似的響聲回答了他。

等聲音一停止，他轉身向底比斯的愛國勇士們喊道：

「你們愛惜希臘的名譽嗎，底比斯的弟兄們！」

底比斯的英雄，覺到血都沸騰了，自然地從胸膛裏迸出了像雷般的怒吼：

「決不後退！」他們向天空狂舞着他們的長矛，矛頭在陽光下好似萬點金星閃爍起來。

比羅奔及蘇的甲士，如同受到電的感應一樣興奮，也都舉起了鋒利的長矛同盾牌，搖動振撼得空氣都發抖了，他們

繼續喊着：

「我們決定同守，死不後退！」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(二)

波斯帝國的大軍開到了溫泉關山下。

薛西斯騎着高大的波斯馬，去探看地勢，他望着這雄武的山關，想着就要畫入他的——波斯帝國——的版圖裏時，不由的得意的笑了。

這時，遠遠地一個探子騎着快馬，像箭一般地飛馳過來，以致使他在他的王的面前下馬敬禮，但是這個富有經驗的騎士，很敏捷的把馬圈回頭，從馬背上跳下來。

「報告陛下」這探騎喘了口氣說「前面溫泉關裏有幾千敵軍把守着，他們的武器只有長矛短劍」。

「什麼？」薛西斯懷疑自己聽錯了，因為他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許多瘋傻的人「什麼？什麼樣的亡命徒，他們不知道波斯帝國的大軍已經壓境了嗎？」

薛西斯向探子揮一下手：

「再偵察去！」他口語着「幾千，幾千……」等他回味着他的說話時，不禁失聲大笑起來，不但他不相信，任何人也

不相信，以幾千個只拿有短刀長矛的血肉之軀，要同有新式裝配的大波斯帝國的百萬雄兵對抗，這不是一個笑話嗎？

薛西斯驕傲的轉向他的侍從說：

「世界上的傻子多得緊吶！」

大臣們都在恭頌的微笑裏低下了頭，薛西斯也不再看他

們，揚起鞭，馬就噴刺地叫大聲跑去。大臣們抬起頭來，見他們的王上馬跑的遠了，這才急忙地各鞭馬股追逐上前。

薛西斯走進輝煌瑰偉，充滿佳麗的大帳裏，還沒有好生安息一會，那精明幹練的探騎，又被帶到他的面前了。

「神武的陛下呵！守關的人是一批愚蠢得可笑，薛西斯大人。他們在關上，丟了矛盾，有的在角力，有的整飾他的美髮，有的歌唱，有的譏笑漫步，他們沒有一個有憂愁，恐懼，苦惱的模樣，他們穿的那麼整潔，竟像完全不知道陛下的大軍已經迫近他們，而專心等候一個狂歡節日似的。

探騎退下去。這一次薛西斯不笑了。

「去找狄摩雷塔斯來！」他命令說。

不久，一個健壯的老人走進來了。他是斯巴達的舊王，一個為斯巴達公民所不齒的賈齒賊嘴角永遠是帶着詭媚的笑，恭敬的走近薛西斯的寶座。

「陛下！」

「呵，告訴我，朋友，為什麼斯巴達人如此瘋狂呢？面對着幾乎多了幾千倍的敵人，竟同太平洋時候準備節日一樣的笑樂着，那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狄摩雷塔斯鞠躬答道：

「陛下，我忠誠的告誡陛下要小心，他們一點也不瘋狂，或許他們比平日更冷靜，冷靜得像一面微波不興的大海，但是，大王呀！假使他們的國家，名譽受到侮辱，土地遭過敵人割裂，那他們就會像沸騰的大海一樣咆哮起來。」

斯巴達的舊王是深懂得他的人民的，他的臉色莊嚴起來

；像一個真正的斯巴達的武士，這是他第一次掃去嘴角的媚笑，說出近似真理的話來：

「他們能吃苦，肯耐勞，願服從，好名譽，不喜私爭，勇於公鬥，尊貴的大王呵，我苦口婆心的警告你，千萬不要輕視他們，他們在任何時間都喜歡整潔漂亮，他們看得戰爭，就同趕赴一個節日一樣地踴躍，斯巴達的男兒都以此在戰場是最光榮的事啊！」

薛西斯嘴緊緊的閉着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當他聽到最後一句話時，他向狄摩雷塔斯投了輕視的一瞥，狄摩雷塔斯臉都紅了，而且一直紅到耳根頸頭。

「謝謝你，朋友，你要記着波斯帝國的軍隊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，是世界上最精銳的陸軍。」

狄摩雷塔斯不安的施了敬禮，他感到在他四周是無數蔑視的眼光，諷刺的低語，卑視的冷笑，這一切都好像鞭同芒刺一樣落到他的背上。這出賣了祖國的老人，滿臉羞慚，頭也不敢抬起，彎着肩，彎着背，狼狽地跑出院帳。

薛西斯打定主意，等候這羣斯巴達的亡命徒自動退走，或屈膝投降；他相信他的名威同他的精銳的龐大的軍隊，是可使一切敵人聽了都戰慄惶怖，哀乞他的仁慈寬恕，心願的獻出土地，子女，財帛。

(三)

等到第四天上，薛西斯再忍耐不住了。他憤怒又驚異那些亡命徒竟如此胆大，胆敢同他的大軍對峙了四天，不逃走也不動搖；雖然如此，這些事實也並不足以使他堅信斯巴達

人的勇敢善戰。他命令寫一封充滿了宣揚自己武功與威德的信，用了最能表現他的軍隊強悍的字眼，又加入了許多仁慈寬厚與憐憫的詞句，慎重的修飾了又修飾，並且選了能言善辯的使者，把這信送給斯巴達人，強迫他們在日落以前迅速的撤出槍械，否則便要踏平溫泉關，殺到鷄犬不留。

使者與高采烈的去了。薛西斯滿心以為這次定可以順利的解決了斯巴達人的武裝，便吩咐大開筵宴，靜候好消息。

狄摩雷塔斯寂寞的坐在一角獨酌獨飲，他很想跑到薛西斯面前，告訴他：

「大王，你這樣做，你定要失敗的。」

說老實話，他沒有這勇氣。薛西斯正與高采烈的誇張他的功德，有誰敢向他指出這許多功德他並沒有資格享受呢？又有誰敢向他提出斯巴達人將要把他的美麥粉碎呢？

信使者回來了，滿臉失望的神氣。他給薛西斯帶來了斯巴達人的一句話，那就是：「假如薛西斯有胆量的，叫他們來拿吧，斯巴達人常在恭候着。」

薛西斯氣了，憤怒得直從寶座上跳起來，他萬想不到這一擊亡命徒，竟敢頑強的損害他的尊嚴和威信，他拿起手邊的美玉酒杯，向他的能言善辯的使者擲去，直打得他頭破血流，但是這可憐的動物，動也不敢動，像貓一樣蜷伏在那裏。薛西斯的怒氣沒有息，他命令立刻出兵進擊；這時，在那冷寞的角裏，站起了狄摩雷塔斯。

「陛下！」他說「我勸你明天出兵！」

薛西斯裝沒有看見他，大聲叱道：

「誰敢在那裏說話！」

「你的忠實朋友，狄摩雷塔斯！」

「我沒有你這樣的朋友。薛西斯指，喊道「出去！」

狄摩雷塔斯走出了他的座位，向門外走去，在門口，他以請求了解的眼光望了薛西斯一眼，蹣跚，出去了。

薛西斯也知道夜晚進攻他的軍隊不見得有功，第一個大困難就是地理不熟，這使他不免強捺住，頭的怒氣，等待着明早大屠殺。在這個晚上，依照他一向的習慣，是每晚少不了女人和酒的，爲了替自己消解愁怨，他就愈放鬆的浸入酒與肉的享樂之中了。

第二天黎明，在深山叢林裏，仍是一個恬靜和平的清晨，小鳥停在枝頭上婉轉地唱着愛與戀的曲，昆虫用了低音伴奏着，一切都安舒。穆，有誰會想到眼前在這裏就有一場天翻地覆的大殺戮要開始了呢？

攻聲令下了！

從波斯軍伍裏發出一聲充滿殺意的吶喊：

「衝呵！前進！前進！」

壯健的波斯人馬像缺了口的大河，翻翻滾滾地衝向溫泉關去。這些男兒都是身經百戰的好漢，他們曾爲波斯帝國建立過光榮的勝利，替帝國征服了愛奧利亞，佔領了廣大的馬其頓，又進據了希臘北部的帖薩里平原，現在是以不可思議的超人的壓力直迫中部希臘了，他們滿想着只要他們大喊一聲，那些守關的人，就會胆破心裂，請願投降，那裏用着流血爭鬥，用三百萬悍猛的軍隊，去撲滅只有幾千人實力的

軍隊，那是怎麼說也操有勝利的把握的。薛西斯坐在附近的高山上，看着他的浩浩蕩蕩的大軍，滿是的徵象了。他想：

「就是鐵錘的關，也要被馬蹄踏平吧！」

於是他幻想着，已經把所有達抗他的命令的，傲慢的斯巴達人，都捉住了。他下令火燒他們，活埋他們，屍解他們，劍刺矛挑和苛刑加於他們。他在心裏說：

「我要叫他們知道觸犯了波斯帝國的律法，將會得到什麼刑罰！」

薛西斯正想得高興，驚奇的事就來了。他睜大了兩眼，從寶座上站起來，他看見他的軍隊，在最前線處，紛亂的向後退回來。他憤怒的喊道：

「爲什麼退下來！」

一個侍從囁嚅地說：

「斯巴達人用亂箭同巨大的石塊阻擊了他們！」

薛西斯舉起手臂，向空氣擊了一拳，叫道：「前進！前進！是在這狹隘的戰場上，都誓願着這同一句話：前進！」

前進！波斯帝國的勇將武士一隊接着一隊衝上去，那聲勢即使是在正狂怒的海潮，怕也會恐懼得戰抖失色吧。薛西斯全身緊張的發燒；沒有一次戰爭，能使他比這一次會戰更注意了。

至於斯巴達人呢，他們只冷靜地等待着，等到敵人衝到半山時，他們就用如雨般的利箭與堅銳的巨石，歡迎他們。帝國的將士就一排繼着一排倒下去，自己踐踏着自己，自己殘害着自己。正在這時，關門突然開了，約有一百個左右的斯巴達戰士，像一陣不可抗禦的狂風，旋入波斯龐大的軍隊中

，這突擊，使久經戰場的波斯人，也驚懼了，他們勝利的信念動搖了，他們的陣伍紛亂了，他們再支持不住了，圍回馬頭，向後面跑去。

薛西斯立在山頭上，只看見他的將兵紛紛倒下去，再不見他們立起來，他傷心又恐懼的椎胸頓脚叫着：

「我要報復，我要殺得他們片甲不回！」

斯巴達的舊王——狄摩雷塔斯在他的背後出現了，嘴角浮着嫵媚的微笑，說道：

「大王這不是你的將兵的過錯，他們同斯巴達人一樣勇敢」。他說話時，他的眼睛一直釘着薛西斯，好像說：我是掏出了真心向你說話呢！他微笑的說：「可是，他們佔的地勢不好。而且這戰場太小了，它容不下你的兵馬，雖然前線潰敗了，你不見後面有許多勇將，正在期待着廝殺嗎？」

「依你的意見該怎樣呢？」薛西斯不高興的說。

「陛下，你一定想到了，只需五千人便可以消滅他們。狄摩雷塔斯笑着說。

「奸細！薛西斯忍耐不住地叫起來「你想分散我的兵力，一點一點的消滅，叫我一敗塗地麼？」

狄摩雷塔斯還想說什麼，薛西斯阻止了他，說：「老賊物，你看我消滅了斯巴達！」

跟着他下令調波斯帝國的基本大隊，號稱常勝軍的一萬人，到前線參加助戰。

激烈的爭戰又開始了。這一萬常勝軍一上去，就遇到了勇猛無比，矯捷善戰的李昂雷達斯，同他的三百近衛軍；他

們就像碰到了彈簧似的，被彈回來了。呵，這些驕傲的無敵的，波斯帝國的精銳，遭遇到不幸的命運了，他們滿心想暫時躲避追來的驟雨暴風，但是他們的後路被衆多的兵馬壅塞了，他們已經失去返身殺回的勇氣，精靈的斯巴達人却不肯放棄這時機，他們各各舉起長矛，刺入敵人的後背；哀呼與呻吟四處都起，薛西斯聽了肉都顫抖了。要不是波斯軍後隊射出如雨的箭，阻住了斯巴達人的前進，怕剩下那僅有的六千常勝軍，也不能去朝見他們的帝王了。

這一場爭奪戰，直殺到夕陽西落，暮色來臨。整個原野都被可怕的悽慘與陰鬱籠罩了，大地上躺着的波斯男兒的屍體，哀叫着的是波斯的勇士猛將。呵，大波斯帝國的美夢，是在這裏脆弱的被擊破了。

(四)

這樣他們對峙了兩天。波斯軍不但沒有進展，而且損失奇重；每次都是斯巴達人，奏着凱旋的戰鼓，臉和身上滿漉漉着波斯人的血，在萬衆歡呼中回進關去。這是否斯巴達有神佑呢？不！這只是斯巴達人爲爭祖國的自由獨立，有犧牲自決心的罷了！

第三天，惡運就降到這些勇敢的斯巴達人頭上了。一個住在溫泉關附近的農夫，名叫依非蒂亞，被波斯軍隊的探騎捉住了；他被帶去見薛西斯。他哀乞着說：

「大王，我不是奸細，我是住在附近的農人，我叫伊非蒂亞，我家裏有老婆有孩子，你放我回去吧！」他戰抖着，流着淚，他強烈的愛着他的生命。

「你是本地人嗎？」薛西斯厲聲說「告訴我，有什麼路可以繞過溫泉關？」

伊非蒂亞被問住了，他張口結舌一句話也答不出。狄摩斯塔斯溫和微笑的面孔出現了。

「伊非蒂亞，你是本地人，你一定熟悉本地的地理！」他說：「你可願意告訴我們一條小道——一條僻靜的小路，直通到溫泉關的背後嗎？」他見這老實的農人正在思想，就用莊嚴的聲調接着說：「這兒有兩條路，朋友，一條是你不說就死；一條是說了，活你而且有賞賜！」

伊非蒂亞心動了，他幻想着他得到一盤金子，他的妻兒圍着他讚美，歡笑。

「我知道，大王！」他不由脫口說出了。

就在這個晚上，薛西斯命令這個出賣了祖國的人，領導着他的軍隊，沿着秘密向溫泉關的山後行進。

駐守溫泉關後山的將領，是忠實的狄愛斯；他的美貌的女兒——維尼伴着他。這老人已經有三夜不曾好睡了；他總是戰戰兢兢地盡力於他的職責。

這天，在破曉以前，疲乏克服了他，他伏在桌上，昏沉的睡熟了。就在這時候，他在睡夢中，猛然聽一聲喊：「波斯人打進來了！他從椅上跳起，敏捷得像年輕人一樣，伸手就去拿壁上的劍，但是，他老了，他的老戰友，那個會追隨在他身邊有幾十年的老友，曾助他奪過無數敵人的生命的同伴，現在，他拿不動它了。他悲痛的敲着胸膛叫道：

「天呵，我的力量呢！」

殺喊聲愈迫愈近了。狄愛斯像發狂似的，攏着兩拳跑去。他睜着血紅的眼睛，看見自己的弟兄紛亂地奔退下來，舞着雙拳，衝向前去，高喊道：

「福西亞的弟兄們，跟我上前去！」

隨着這老人，福西亞的弟兄又返身殺回去，這時維尼正督領着軍隊去堵截進攻的敵人，她的臉色慘白，她的肩頭中了波斯人的箭傷，半個背勝像血染了一樣。當她看見她的父親領着生力軍參戰的時候，不禁歎呼道。

「爸爸！爸爸！」

「趕快去通知李昂——陛下！狄愛斯叫着，一面擦過維尼的身邊，向前跑去。

「爸爸，你呢？」

「不要管我，快回去！」

維尼含着眼淚看見她的老父的背影，在人羣中失去了，他轉身從一個騎兵手裏，搶了一匹馬，敏捷地騎上去，如飛地跑向溫泉關去。

狄愛斯好像一面大旗一樣，在戰場上東奔西跑，不知疲倦，不知乏力，不知痛楚，不知飢餓，正在追殺得意的波斯軍，沒有想到會受到這有力的反擊，他們站不住腳，最前線的人開始退下去，他們一直退到山腰。

一個波斯的將軍，抓着伊非蒂亞問道：

「那些兇如虎狼的勇士，都是斯巴達人嗎？」

「不，將軍，那是福西亞人。」

「是真的？」波斯將軍反覆的問着「真不是巴斯達人嗎？」

「我敢發誓說那是真的，完全是福西亞人。」

伊非蒂亞的話剛說完，將軍就高興的叫道：「殺去，兄弟們，那不是斯巴達人，是福西亞人！」

這些勇敢兇猛的波斯兵，聽說守山頭的不是斯巴達人，膽子立刻都壯了起來。他們以西風掃殘葉的速度，把福西亞人追退到山頭，而且突破了一個關口。不幸的事，接連着，到福西亞人的身上了；福西亞的大旗突然在亂箭下倒了！狄愛斯死了！呵，這個悲哀的消息，很快的在福西亞的軍隊中傳遍了，每個人都失望的想到：

「完了！」

他們一面抵抗一面退走。

「逃命要緊！」

於是他們撒腿就跑。

波斯大軍便入無人之境，隨着伊非蒂亞，繞着羊腸小道，進逼向溫泉關。

黃昏來了。溫泉關被一種平靜柔和的微光渲染着。波斯人整天都安靜守分，這使李昂雷達斯感到不安，他獨自騎了馬到關後測繪地勢，因為他今天忽然對那條秘密的鳥道，不信任起來了。正在這時，他抬頭看見遠遠地一個黑點，愈近愈大，等他看清對面來的是馬背上伏着一個女人時，他踢着馬腹迎上去，他看看兩匹馬跑近時，他一伸手以把那個馬背上的半昏迷的女人夾了過來。

「維尼！李昂雷達斯看着她那慘白的臉，不由失聲叫起來。「怎麼了，維尼？」他力力的把維尼擁抱在心懷裏。

維尼底大而藍的眼睛睜開了，她一整天沒有吃過東西，只喝了一點水；她的臂膀上已結有紫的血塊，她在爲祖國，忘了自身的一切痛苦，奔波了整天，她焦急地想把那不幸的消息傳給前方苦戰的同胞，當她看見她是正枕着李昂雷達斯那強壯的胸膛上，她的眼睛表現出她心底的微笑，可憐的維尼呀！她再沒有力量笑了呢！她費力的仰起頭，注視着這騎士的臉，用極「微弱的聲音說」：

「陛下！……失，失了！」

李昂雷達斯用力的點了點頭，表示他已懂得了。維尼好像對他笑了一笑，頭突然的暈倒了。李昂雷達斯溫柔的伏在她的耳邊低聲叫道：

「維尼！維尼！」

可是維尼永遠不會答應他了。李昂雷達斯抱着年輕的姑娘，兩腿夾着馬肚，緩緩地向關裏跑去，好像怕把這睡熟的姑娘驚醒似的。

維尼帶來的這個壞消息，很迅速地在關內播開了。李昂雷達斯召集了一個緊急的會議，裏面有比羅奔尼蘇，底比斯，和帖斯比人的代表，他們都一致主張馬上退却，保存實力，以備將來之用，但是李昂雷達斯同他的三百近衛軍反對這種提議。

「我們要死守這陣地。以背向敵人，那是最大的恥辱，斯巴達的男兒生來就是以戰場爲公墓的。李昂雷達斯堅持着說。

比羅奔尼蘇的一個軍代表站起來了：

「陛下！他向李昂雷達斯鞠了一躬，」我的意思是溫泉關已經無法可守，退也不算恥辱，國家將來還需要我們，爲什麼我們要在這裏作無意味的犧牲呢？」

結果，李昂雷達斯決定同他的三百弟兄，還有少數的底比斯人，留守溫泉關；其餘的軍隊即時退却。當各地軍代表告辭的時候，李昂雷達斯對他們說：

「兄弟，我希望你們，儘你們能力去牽制偷襲過來的敵人。」

「陛下！」軍代表同聲說：「我們一定儘我們最大的能力。」

清晨來了。薛西斯仍然按兵不動，因爲他預計他的偷襲部隊要到中午才能到達關後。但李昂雷達斯同他的衛隊却等不得了，他們不能再守關，也不願再守下去，他們每個人都渴望着把生命犧牲在值得犧牲的地方。他們大開關門，一聲怒吼，就齊向波斯軍伍中衝去。首先就把波斯的雜牌軍隊衝散了接着遭逢到波斯本國的精兵。但是戰場太小了，人多反是累贅。兩方肉搏的時候，只見波斯兵馬，一羣一羣湧出，又被前方的敗兵一羣一羣地推了回去。這時前方波斯的精兵，死在斯巴達長矛下的不計其數，擠到沼澤中去的，擠到沼澤以外的大海中去的，更是不知多少。

戰爭一直延長到正午。李昂雷達斯越殺越勇！等他覺到他的矛刺不透敵人的胸膛時，他拔出利劍來砍殺。斯巴達的男兒是從不知道流淚的，但是這時勇士，鎮靜的斯巴達王，滿眼含着熱淚，眼看着他的兄弟們一個一個在敵人的矛箭下

，掙扎起又倒下去，熱血隨着矛頭噴赤了大地。呵，斯巴達的男兒啊，殺呀！殺呀！爲了保衛祖國，爲了爭自由，求生存，付出什麼代價都是值得的。不屈服，不投降，戰到最後一人，流到最後一滴血，忽然，李昂雷達斯仆倒了！呵，勇敢的斯巴達王竟拋下了他的弟兄們先去了！

波斯人互相欣喜地傳說着，「最勇敢」的斯巴達人，已經被我們的箭射死了。他們的勇氣倍增，士氣大振；他們掠奪了斯巴達的屍體。

血戰立即又展開了。波斯人爲保持他們底光榮的俘獲品，而另一面，剛強勇猛的斯巴達人想洗雪這種恥辱，激烈的肉搏戰起來了。波斯人四次把這具屍首搶到手，但四次都被那些「邊狂罵，一邊哀號」的斯巴達人奪了回去。

波斯人的損失慘重；但忠勇的斯巴達人也漸漸的少了，剩下的也都傷痍遍體精疲力竭了。最後，他們只有帶着他們的領袖的遺骸，退到關內一個小山上。

可是不久，波斯偷襲的分遣隊到了，滿山遍野，由前山後，都圍攻進來了。僅存的一些斯巴達勇士，他們從劍插中掙扎起來，他們的矛折了，劍鈍了，但是斯巴達的精神常在；他們用胸膛去迎敵人的利劍，用兩臂去擋敵人的長矛，他們倒下了，他們死！直到最後一人吐出最後一口氣爲止。

溫泉關終於陷落了！

但是，請記着吧，斯巴達人的血是空流的嗎？不，他們不但殺得波斯人屍如山積，血流成河，而且給波斯底侵略的野心一種阻擊。以後，薛西斯所以不能完成大波斯帝國的夢想，希臘能從巨大的環境中，掙扎出頭，復興了舊有的光榮

，立下國際正義，誰能說不種因於這次偉大的血戰呢？

(五)

到了後來，戰爭結束以後，希臘人在他們三百勇士最後退守的那座小山上，建立了一座白石的獅子，以紀念他們的民族英雄李昂雷達斯。又有兩個碩大的石碑樹立在附近，一個上面刻着：「四千希臘人曾在這裏與三百萬仇敵交戰，另一塊是專爲紀念斯巴達的三百勇士而立的，上寫：『去！告訴斯巴達！我們長眠於此，依然服從斯巴達的法律！』」直到現在它們還存在着。凡是遊歷的人徘徊懸吊在這莊偉的墓碑下時，他們就會想到那一幕悲壯感人的戰史吧！

編輯後記

周子亞先生曾在本刊第二期上寫過一篇「論中國外交政策」得到各方面的注意；這一期周先生又給本刊寫了一篇論中國外交行政的文字。

許汝社先生是「日本評論」主編。

我們很高興能在此地向讀者介紹「我們長眠于此，依舊服從斯巴達的法律」這篇歷史小說。本文寫希臘人如何反抗波斯的侵略，保衛他們的祖國；作者的藝術手腕顯已極其成熟，本文係投稿，作者經歷不詳，但我們相信本文署名祇是原作者的一個筆名。

這篇小說對於我們這個刊物，字數上誠不免過長。但刊物上頂好避免登載「未完」的稿子；因爲一稿分幾次登載，與讀者者都不方便，此文既擬一次刊完，所以臨時祇得將他稿移至下期刊載。